

也说背影从未远离

潘玉毅

1925 年，已经是 3 个孩子父亲的朱自清接到父亲手书，信云中：“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想起 8 年前父亲送别自己的画面，他的眼泪几欲夺眶而出，提笔写下《背影》一文。或许朱自清自己也不曾料到，有一天，他笔下那个为自己去买橘子攀爬月台 的笨拙身影，竟会成为中国人情感世界 里一个绕不过去的永恒坐标。

就在《背影》问世的第 5 年，这篇文章首度被选入民国时期的语文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再次出现在新中国的第一版语文教材里。直到现在，它仍然是初中生的必读必背篇目。整整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那道背影非但没有被人遗忘，还陪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那么，这到底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它何以有此魔力呢？

《背影》的内容并不繁复，篇幅也很短，全文连标点都算上亦不过 1300 来字，却以至简语言写至深情感，用近乎白描的手法，为读者还原了 100 多年前发生于南京浦口火车站的一个别离的场景。

这个场景里没有规模宏大的叙事，也没有刻意煽情的桥段，却凭借对真实故事、真实情感的书写，引发了无数读者心底的共鸣。

无论是父亲“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的臃肿装扮，穿过铁道攀爬月台时“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的笨拙姿态，还是诸如和脚夫讲价、橘子放于地上再捡起这些看起来不怎么体面的细节，都让人印象深刻。

文章问世以后，在当时的文坛掀起不小的波澜，背影更是几乎已经成为父爱的代名词。那道背影即是高山，是中国式亲情 的一个精神坐标。人们说起父与子之间的关系，都会下意识地想到它；而一想起它，也会联想到父子亲情

与别离。

一个人可以走很远很远的 路，却往往走不出埋藏于心中的牵挂和思念。好友朱光潜对朱自清有非常精准的六字评语：“富于至性深情。”而其散文的动人，便在于用平实清新的语言将饱满的情感凝于细微之处。

这种宛如两个人日常交谈般的语言风格也体现于他的其他文章。《冬天》里他写父亲与自己兄弟三人围着桌子吃豆腐的画面：“‘洋炉子’太高了……我们都喜欢这种白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没有一句抒情，却让百年后的我们读来仍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暖意。作为《背影》故事的主人公——父亲的感触就更深了。

其实，在《背影》成文之前，朱自清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和睦，甚至两人还因家庭琐事冷战多年。然而随着时光的涤洗，父与子之间终是达成了和解。朱自清的三弟在回忆文章里描述父亲读到《背影》的情景：“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倚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

这一刻，那道背影击中了父亲，也击中了文本之外的我们。

人生其实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比起正面的相见，背影也是人生的常态，无法避免，且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现实里，背影有百种千种，多如天上星子，它们形态各异，却有着相似的情感旨归：未说出口的珍重，欲言又止的牵挂，留有余温的遗憾，以及生命与生命相互照见的温暖。当这些朦胧的剪影互相交织，生活的本相便呼之欲出。

背影里藏着别离的感伤。“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别离是文学、影视作品里一个永恒 的母题，也是生活的常态。从先秦时期的逸诗《骊驹》揭

开人们将离别时所唱之歌称为“骊歌”的序幕，到“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的唏嘘，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不舍，再到“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衣，水阔鱼沉何处问”的无奈，每一首离别诗里都有一个别离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别离的背影。

正如梁实秋在《送别》里所写：“古时交通不便，一去不知多久，再见不知何年，所以南浦唱支骊歌，灞桥折条杨柳，甚至在阳关敬一杯酒，都有意味……平夙莫逆于心，临别难分难舍。”天涯路远，人事倥偬，欲问归期未可期，除了“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大抵也唯有“祝你一路顺风”了。

背影里藏着重逢的期许。背影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个的意向，每一个消失的背影之后，都有一双或者数双守望的眼眸。人生聚散如潮汐，起起落落，谁也不知道转身之后转角就能重逢，还是再无相见之期。因为太多的未可知，是以很多人还未分别，便已开始期待下一次的相聚。“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多情的李叔同，用他所填的词给远行之人以谆谆嘱咐。

愿背影是重逢的伏笔，愿离去是为了下一次更温暖的抵达，这是许多人共同的期许。每年春运大潮将起，无数游子跨越山海奔向家门，但他们又 would 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为生活去打拼。过程中，返乡的后备箱和离家的后备箱不仅是盛放礼物和土特产的行囊，更是装载情感的容器；每一次家门口的挥手道别，则像极了《背影》的现代版续集。那些曾经“混人来来往往人里”的背影，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像是大海中的灯塔，以另一种形式，为游子指引着回家的归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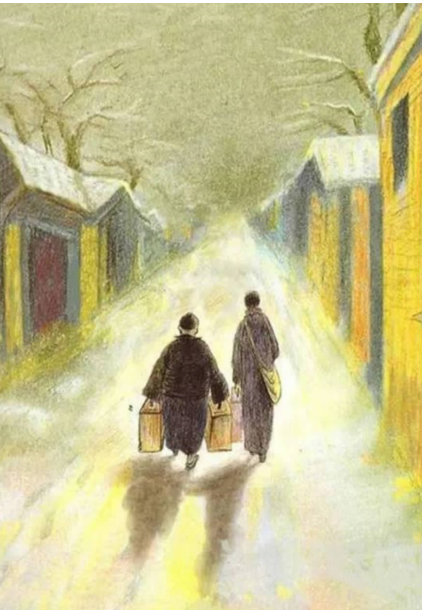
某种意义上来说，背影亦是一种留白。以人生画作比，背影只是其中的一个截面，更多的故事在背影出现之前

和背影消失之后。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背影的作用与之相仿。从《诗经》中“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送别，到王家卫电影里宫二隐入风雪的衣袂，那些消逝在长街深巷、古道驿站的身影，以及欲说还休的留白，总在转身刹那迸发出超越相见 的力量。

背影会消失，但留白处的情感与行为不会。当我们读懂了杜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苍凉，便知每一次转身之后“但愿前路有知己”的祝福以及重逢的渴望。背影教会我们的，不是沉溺在目送的怅惘中无法自拔，而是坚信“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拥有“回首向来萧瑟处”的豁达；不是对过去的恋恋不舍，而是对当下的珍惜，不致再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的慨叹。

无数的背影重重叠叠，当我们转身回望，依然有无数人因为那道为给儿子买橘子攀爬月台的笨拙身影红了眼眶 ……



子眼泪中盐分与釉料所发生的化学反应。这滴穿越时空的“泪珠”，竟能让科技时代的读者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换言之，时间从未抹去痛苦，但它赋予痛苦以尊严。

《时间》的终极启示在于重塑现代人的时空感知。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一文中，作者将 138 亿年的宇宙演化压缩为北京到天津的公路旅行。恐龙帝国只位于 5 公里处，人类文明诞生在最后 50 米，而我们的焦虑不过是历史车轮扬起的细微尘埃。宏观视角带来的认知升华，让人想起敦煌壁画中的“须弥山”意象——在芥子中窥见宇宙的壮阔。当《字节坟场》描写某互联网公司的废弃服务器，那些存储着过期自拍、未读邮件的硬盘在静默中积累电子尘埃时，我们突然意识到云存储所创造的“永恒”幻觉反而让信息失去了固有的价值。真正的记忆应该像兰州古城的木简，在干燥的沙粒中获得永生。

合卷之际，喧嚣的都市依然在社交媒体制造的“即时永恒”中躁动。或许，这就是《时间》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当我们试图用地质年代来丈量文明的时候，那些曾经困扰人们多年的问题终将会在时光的流转中给予我们终极答案。

我并经常想起你
我只记得你劳作时的样子
从我记事起
你就是一个精壮而默默寡言的中年人
宽阔的背脊
可以轻松肩负起一袋上百斤的粮食
小麦色的肌肤
时时绷紧、发力
挑、扛、推、拉……
你的劳作终日不停

我并经常想起你
我只记得你说过的只言片语
每年庄稼施肥
为全村拉氨水的总是你
因为你有的是力气、而又寡言不争
对那些偷懒抹滑、沾沾自喜、还说 着风凉话的男人们
你毫不在意
有人为你打抱不平
一向埋头苦干的你张口掷地有声：“都这么想，那还有人干？难道让庄稼等着？”

我并经常想起你
你像沉默而坚实的墙壁
默默为我们遮风挡雨
鲜有的一次眉飞色舞
是你站在院子里
播放着的木壳收音机旁
向邻人夸赞：“小三儿记性真大，只要听过一遍，不管多久都能背下来。”
我也被感染的眉飞色舞
背着并不懂的故事

我并经常想起你
我只记得每次回家时
通往村口的大路上
那个翘首踟躇的你
等我们走近
你迎上来，温和一笑
一句“来了”
转身带我们向家走去

我并经常想起你
想起时
依然是精壮有力、温和敦默的你
当我也做了母亲
抱着刚出生的女儿
站在当年听收音机的小院里
偶然露在镜头一角的你
不像是你
犹如风雨剥蚀了墙壁
我惊心于你的老去

我并经常想起你
只是每当做了你喜欢的饭菜
想再看看你夸我的样子
记得你第一次

我并经常想起你

王慧敏

吃到我做的简单的饭菜
露出宽慰的笑容：“什么都会做了，不用操心了。”
我现在做得更好了
只是
你在哪里？

我并经常想起你
即使每年的清明节
我也假装没有想起
(距离不能让我每年都回到那里)

我并经常想起你
即使每年的农历 11 月 17 日
我也假装没有想起
(我不记得你可曾过一个隆重的生日)

我并经常想起你
即使每年的 10 月 6 日
我也假装没有想起
(那痛彻心扉的感觉似已离我远去)

我并经常想起你
我只想看看你更老一些的样子

用脚步追寻生命的绿意

——读李娟《羊道：春牧场》

张强强

伴随着温暖的春意，我怀着欣喜雀跃的心情翻开了李娟的《羊道：春牧场》。透过作者细腻清新的文字，我的思绪紧紧跟随 着扎克拜妈妈一家人迁徙的脚步，走进了那片广袤苍茫的大地，去感受那段原始古老的游牧文明。

《羊道：春牧场》是李娟“羊道三部曲”的第一部，全书由 23 篇文章结集而成。它讲述了哈萨克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人，从乌伦古河畔吉尔阿特春牧场迁往额尔齐斯河北岸的塔门尔图春牧场，途径可可仙灵，最后到达冬库尔的迁徙经历。作者以细腻明亮、平和悠长的笔调记录了扎克拜妈妈一家人在戈壁荒漠春牧场的生活状态，原生态地为我们呈现了春牧场上羊群以及围绕 着羊群生存的哈萨克牧人们的命运。

“新疆北部游牧地区的哈萨克牧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支相对纯正的游牧民族了，他们一年之中的迁徙距离之长，搬迁次数之频繁。”在书中，作者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向读者详细描述了扎克拜妈妈一家人的两次迁徙经历，第一次是从吉尔阿特到塔门尔图，第二次是从塔门尔图到冬库尔。无论是吉尔阿特还是塔门尔图，那里的牧场都是物资匮乏，生活永远保持着单调重复的节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勤劳热情地对待每一天，日子过得清苦又满足。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一路逡巡而行，带着浩浩荡荡的大小羊群，涉过湍急寒冷的额尔齐斯河，攀越陡峭险峻的“哈拉苏”。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已是迁徙之路上的常态，甚至还会经常面临食不果腹的窘境……他们跨越了重重困难和挑战，满怀热情地去迎接丰饶的季节。

“搬家对游牧的人们来说，不仅仅是一场离开和一场到达那么简单。在久远时间里，搬家的行为寄托了人们多少沉重的希望啊！”艰辛的转场迁徙之路，循着羊道的哈萨克牧人们，即使在险境中辛苦跋涉，纵然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他们仍然会盛装打扮，穿上干净崭新的衣服，戴上明亮鲜艳的装饰，热情洋溢地迎接每一天的到来。搬家虽然辛苦，但他们却默默地忍耐与坚持着，仍然一次次满怀希望地踏上征途，用饱满的激情与喜悦去面对每一次的启程。

唐加勒克的诗里说：“世上路走得最多的是哈萨克人，世上搬家最勤的人是哈萨克人，哈萨克人的历史就是在游牧中谱写，哈萨克人的繁荣就是在迁居中诞生的，哈萨克民族用自己的双腿丈量着世界，追随着生命的绿色！”正如书中所描写的扎克拜妈妈一家人一样，作为世界上最后一只最为纯正的游牧民族，哈萨克牧人们盛装跋涉辗转在祖先的迁徙之路——“羊道”之上，用生命的脚步完成了自己波澜不惊的一生。

“这就是羊走出来的路。羊群看似混乱地裹挟前行的时候，只有走过的路为它们记录下了它们所遵循的强大从容的秩序。”在大自然的静穆与残酷面前，这个顽强的游牧民族展现出的是超凡脱俗的淡然、坚韧和无与伦比的智慧。每一次转场迁徙，哈萨克牧人们始终恪守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生活传统，用脚步追寻着生命中的绿意，那是深入骨髓的民族记忆。这一条条蔓延冗长的羊道，述说着命运的艰辛、生活的沉重，却又昭示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与磅礴的生命力量。

以沉默重塑时空认知

——读季羨林《时间从来不语……》

曾正伟

数字时代，季羨林大师的《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以下简称《时间》）恰似一剂强心针将浮躁的人们重新拉回了现实。作者以考古学家般的耐心与诗人般的敏锐，以看似散淡的短文构建起一座关于时间的哲学殿堂，让每个穿行者都能完成对生命的重新丈量。

《时间》给我们最震撼的启示在于作者展现“不言之教”的终极力量。在《青铜器上的裂痕》一文中，作者面对展柜中蚀痕斑斑的礼器，突然悟出这些器物有着生命哲韵的瞬间，这构成了数字时代最精妙的隐喻。当我们试图用分、秒来度量生命的时候，那些真正能左右人类命运的瞬间却被标准化计时系统所诟病。时间的二元属性，在《冰川纪事》

力。在直播、短视频肆虐的当下，人们似乎遗忘了真理往往存在于静默之中。《候鸟观测站》一文中，那位三十年的观测站，用二十本从不示人的观测笔记，诠释了 一个践行者选择以沉默来展示工作业绩，这就是作者所提倡的沉默叙事学。

作者对时间本质的探索充满思辨张力和复调辩证法。《量子钟摆》中说，实验室的原子钟与寺院中飘落的银杏叶相比，其速度精确到了纳秒级，但它永远无法捕捉银杏叶那不可预测、且蕴含着生命哲韵的瞬间，这构成了数字时代最精妙的隐喻。当我们试图用分、秒来度量生命的时候，那些真正能左右人类命运的瞬间却被标准化计时系统所诟病。时间的二元属性，在《冰川纪事》

一文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作者跟随科考队深入南极，在面对 45 万年前的冰芯样本时，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史只不过是一层初凝的薄霜。这种时空错位的震撼，恰似敦煌藏经洞里的唐代文书，让二十一世纪的解码者同时感受到文明的伟大。

在“时间救赎”的建构上，全书展现出惊人的精神厚度。《战后樱花》中，广岛核爆幸存者 在焦土上培育出的第一株樱花，其花瓣的纹理既铭刻着生命最深的创伤，也绽放着超越仇恨的生命力。这种在时间中发酵的救赎，远比即时性的宽恕更具精神重量。关于这一点，《瓷枕上的泪痕》堪称这种救赎观的完美注脚。经检测，宋代瓷枕表面发现的神秘结晶竟然是 700 多年前某位女

——蓑烟雨任平生

付超

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滴居黄州的这段田园时光，他脱胎换骨变身一介农夫，田间树下都曾有他吟唱、对弈的身影。

失去人间美好东西之人，才有福气！他在黄州的日子快乐且满足，手中的笔透着光辉和温暖，宽和和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众所周知他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就是这段时期的作品。苏轼在这儿浴火重生，成了苏东坡，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

元祐年间苏东坡返京升任翰林，元祐四年出任杭州太守。人生起起伏伏。有人说苏东坡的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他再次遭贬，滴居岭南惠州。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苏东坡

如是也。整日他与山水相伴，活得畅快潇洒，有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照例热心公益，为百姓建桥，引山泉，设管道，解决人们饮水问题。

苏东坡再次遭贬。海南儋州环境恶劣苦不堪言，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如此也没让苏东坡失去那份轻松和诙谐，他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在失意和挫折面前，苏东坡总能拥有一颗乐观豁达的心，拥有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

公元 1101 年苏东坡病倒在返回故土的路上，享年六十四岁。

苏东坡已去，可他的光芒穿越千年依然照亮我们的人生。身处逆境时，遥

想他笑傲人生，你也可以奋力一搏，为自己寻得一线光明。心情灰暗时，诵读“此心安处是吾乡”，打开心结，疗伤自愈。成年人的世界?从没有容易二字，人总要慢慢习惯生活的困苦，勇敢面对每一个难关，适时调整心态，释放压力。东坡精神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重整旗鼓，轻装上阵。

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最大的魅力，不是内心让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当我们看清了生活的真相我们依然爱它，真诚快乐着。东坡精神永远激励着人生路上的你我。每个活着的人，生存的意义就是这个“人”字的漂亮书写！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纵然此时天空阴霾，若你心灿烂，天空也终将晴朗！